

支那
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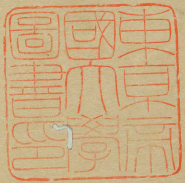
蓮月禪師語錄

四三六

C40
4514
(250)

040-49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多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瑤院房中永
為學者不敢計出院內
當山三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四

侍者道束錄

拈古

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世尊便下座拈云人多向白
椎處討巴鼻殊不知世尊陞座早已話墮了也文殊
祇是據款結案還見麼機前領旨格外明宗方不失
衲僧眼目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
拜讚嘆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
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

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拈云世尊淡辨來風外道善知
去路雖是啐啄之機大似當面瞞人因甚阿難卻瞞
不得復有一番起倒也是傍觀者親見人小語
舉世尊於一處安居至自恣日文殊俟來迦葉問文
殊何處安居文殊云今夏三處安居迦葉於是集衆
白槌欲擯文殊卽見無量世界一一界中有一一佛
一一文殊一一迦葉白槌欲擯文殊世尊謂迦葉云
汝今欲擯那箇文殊迦葉茫然拈云前三三後三三
換卻迦葉眼睛殊不知一有多種二無兩般當時迦
葉若解據令而行一一世尊一一文殊性命也在他

手裏

舉趙州問婆子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笋去州云忽
遇趙州時如何婆便掌州便休拈云趙州本欲驗賊
捉賊不料者箇州賊果然大敗當時收下且道休去
是甚麼心行狗啣赦書諸侯避道

舉本生以拄杖示衆云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
作道理我若未拈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
爲人在什麼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生云也
是閻黎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
不足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

空招罪過拈云好條拄杖本生早已自生許多節目者僧猶道不敢妄生節目不知彼此皆是節目上生節目卒不能扶起者條拄杖若要扶起者條拄杖直須不分外始得

舉興化一日上堂有一同叅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僧纔行三兩步化又喝僧亦喝僧擬進前化拈棒僧又喝化云你看者瞎漢猶作主宰在僧擬議化便直打下法堂卻歸方丈侍者便問適來僧有甚語句觸忤和尚化云他適來也有照也有用也有權也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畫兩遭便去不得似者般漢

不打更待何時拈云將成九仞之山止欠一簣之土若是者僧主宰在自己手中任他興化設無窮伎倆也不奈他何爭奈興化眼似流星機如掣電者僧進前退後一場懣懣還知者僧去不得處麼崎嶇劬閣未爲險一縷藕絲絆殺人

舉臨濟與普化一日同往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踢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化云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來日又同一施主家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化云瞎漢佛

法說甚麤細濟吐舌拈云佛法不是艸艸湊泊得的
直須頂門具眼是非休咎明如杲日臨機時自然箭
鋒相拄鍼芥相投臨濟只要辨驗普化眼目豈知普
化勘破臨濟舌頭彼此氣宇如王一毫屈折不得還
見臨濟普化麼見義不爲非勇士臨危不變始驚羣
舉睦州因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徐鉢
囊裏拈云家風孤硬無如睦州怎麼答話卻令者僧
向鉢囊裏作活計若是柏子待他問時和聲便打不
惟不負來機且令彼此各有出身之路

舉定山夾山同行定山云生歿中無佛則無生歿夾

山云生歿中有佛則不逃生歿二人各謂已語親切
往大梅舉而質之梅云一親一疎二人下去次日夾
山往問阿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
院後舉此謂衆云我當時失卻一隻眼拈云定山夾
山各見一邊大梅賞鑑雖然縑素分明未免彼此鈍
置看者一夥漢總只有一隻眼若是福昌待他舉問
時各與二十棒管教箇箇兩眼大開福昌恁麼定奪
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具眼者試辨看

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
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今年八月門

云放汝三頓棒次日洞山往問昨蒙和尚放某三頓棒未審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大悟拈云洞山大悟也是言中取則句裏承當雲門雖赤心相爲卻是龍頭蛇尾待他問未審過在甚麼處正好再與一頓彼此既不相屈辱又見棒頭撐天拄地

舉道吾漸源至一家弔慙源撫棺木云生耶歿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行至中路源云請和尚爲某甲道若不道則打和尚去也吾云打卽任打道卽不道拈云道吾一言

已出駟馬難追卽在中途被人打也無計可施漸源抵歿要人道大似渴鹿逐陽燄若是自己具得隻眼的待道吾云生也不道歿也不道便鼓掌呵呵大笑云和尚道了也道了也豈不丈夫哉

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爲什麼卻無教云張翁喫酒李翁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拈云道有道無也是因行掉臂豈知被人著

力一撥只得掀翻地軸撥轉天關要且各各不相孤負因甚一總道失利擊碎驪龍明珠敲出鳳凰五色髓

舉麻谷持錫見章敬遠繩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如是如是後到南泉亦遠繩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尙爲什麼卻道不是泉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歸敗壞枯云宗師威權殺活自在若無本據莫辨是非且麻谷一等是怎麼因甚章敬道是南泉道不是曹谿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頌古

世尊初生雲門一棒打殺

一場禍事起干戈重定干戈舞太阿祇欲收功成至化那知戰血染山河

世尊陞座

一番起倒一番別善說終歸不說說珍重乘虛接響流從來妙唱非干舌

夜觀明星

六年冷坐自欺謾一點明星省舊顏從此出頭天外看人人鼻直兩眉彎

女子出定

亂峰溪處撥雲根幾片橫斜隔遠村珍重行人仔細
看莫將隻眼定乾坤

外道問佛

問既有宗答亦同出羣良驥疾如風揚眉瞬目三千
里蹋破重關不露蹤

百丈野狐

修行一隊野狐禪五百生來一語圓精識精今分落
昧千妖百怪弄人前

婆子燒庵

巧繡鴛鴦善把鍼暗通一線扣知音與麼不解與麼
去惱殺阿家恨轉深

趙州訪二庵主

一等同坑無異土許多分析水中乳豈知變態是人
情翻手雲兮覆手雨

南泉斬猫

提起猫兒已太危一刀兩段不容遲草鞵雖未早相
救殺活齊行說向誰

德山托鉢

巖頭密啓意何如來日上堂便合渠只得三年果不

謬誰言末後句還虛

靈雲見桃華玄沙未徹

滿眼風光一旦新縱經搖落不勝春若從枝上較長
短翻致桃華笑殺人

百千諸佛

黃鶴樓成諸佛土須看諸佛出身處眼前景致忽拈
來盡是詩家絕妙句

臨濟入黃檗室中三度問話二度被打

惡辣室中虎穴魔宮鉗鎚佛祖激發英雄大機大用
大力大功惟行正令不假旁通黃檗老太艸勿棒頭

血濺梵天紅兒孫萬古振家風

興化打克賓維那

建功立業意氣軒昂爲尋敵手大展旗鎗戰不勝令
重張趁出院威莫揚當時肯奮姜維膽兩陣衝鋒誰
不强

福昌重善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善云夜

觀乾象僧云意旨如何善云日裏看山

夜觀乾象日裏看山重重指出淡惺機頑明暗兩忘
今一光獨露根塵不偶今萬境虛閒明明歷歷無遮
覆莫向管中窺豹斑

二鼠侵藤

知隱身處難將眼覷饒他鼠侵於我何與寒暑推遷
晝夜忙儂家別是一行藏

鼓山折箭

鋒鋌箇聖箭堪出沙場戰兵馬城中圍挺然當一面
中途折卻徒逞韜略暗用機謀少人摸索有後語分
明舉有鄉情未相許卸甲定功勲擬圖勝負分誰知
不豎賞大樹下將軍

百丈再參馬祖

卽此離此以指喻指共展家風是父是子驀地一聲

迅雷從前伎倆都灰明彰莫大機用暗伏兒孫禍胎
遞代相傳爲勝樣門庭萬仞仰崔嵬

大顛擯首座

晝夜一百八文公不自察兩番扣齒同顛老機還滑
擯首座重關破有力人堪負荷出岫白雲不敢坐從
前窠曰許誰墮電爇石火急翻身直似大蟲看水磨
九峰不肯首座

一色邊事非先師意見諦不同裝香來試縱然去得
親依舊隔關津機峭迴殊絕眼高難比倫未夢見真
鐵面肯隨盲瞎許神變

三聖瞎驢

正法眼藏具頂門上付囑流通喝聲勇壯心不負人
今非虛非妄面無慚色兮千了百當特地及遭訶瞎
驢還將底事勘親疎臨機殺活威權重透過牢關始
放渠

透網金鱗

開口露行藏一言見底蘊箇中若自知豈復懷疑問
振鬣欲躍清波力弱尙縈網羅未得通身活鱗龍門
孰許相過話頭不識住持事繁縱橫合轍左右逢源
雪峰老不之遶答語平常人莫曉

機緣

僧問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師驀豎一拳僧云恁麼拈
出未足爲奇師云你奇處作麼生僧擬開口師攔
腮便打

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甚麼對師驀頭一
棒僧禮謝師云你見甚麼道理僧佇思師以棒趁出
僧問臨濟宗有照有用如何是照如何是用師便喝
一喝進云到者裏祖佛也須退身千里師云闍黎也
要退身在僧喝師直棒打出
僧問不在言上顯不在默處會如何相見師豎拳云

大開兩眼進云又在言上師云莫被語默轉好

僧問臨濟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卻果然滅卻也未師云果然進云只恐關頭暗渡津師喝一喝

僧問泥牛久困請和尚拽轉頭來師便打一棒進云正要覓些水草師云我者裏山大谿深復連棒打出僧來參以坐具擲地云者裏是海師云淹殺汝進云水漲船高師云風浪太緊進云截流度岸師云怕風浪在

玉田趙居士問天命之性人人本有因甚不見師豎拂云還見麼士云四大分時此性還在否師云不可

看作兩箇人士云元是一箇那師云一箇也是多的僧問如何是恰好句師云風清江水碧露冷野華香進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作麼生師云踢斷兩頭僧呈坐具云還著得者箇麼師云堪作什麼僧喝師云恁麼也不得

僧問如何是獅子出身處師云聽取哮吼聲僧便喝師云喝箇甚麼僧禮拜師卻喝云莫逐塊

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好不資一毫醜不資一毫僧云向甚麼處看取師云鼻孔下頭大僧擬議師喝之

僧問一似黑漆桶時如何師打云老僧與汝打破僧云分外光明師云那裏是你光明處僧云照破三千大千師云將你的光呈出來看僧佇思師云還未曾打得破在又打一棒

僧問毒龍出海波撼須彌和尚向什麼處安身師云我者裏水不能漂僧喝一喝師云胡喝亂喝僧禮拜師云出海毒龍降在老僧鉢裏

僧問無孔鐵鎚開口時如何師云說箇甚麼僧喝云諸佛疑著在師云卻是你疑著在進云請和尚說破師卻喝一喝進云不是者箇意師云大好疑著

僧問與人解黏去縛直須放開一線師云你莫受人羅籠進云學人不受人羅籠師云因甚要放開一線僧喝師云無繩自縛

僧問山河大地盡喚作本分事如何師云頭上安頭進云覲面相呈師云呈箇什麼僧喝師便打

僧問逼塞虛空時如何師云無你下腳處進云踏穿諸佛眼睛時作麼生回互師云要回互作麼

發仁樊居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劈面一掌士喝一喝師云你者一喝是甚麼意士又喝一喝師連打兩掌

子鏡問掣電之機爲甚鈍置殺人師喝曰掣電之機爲甚鈍置殺人鏡便高聲喝一喝師云你者一喝落在甚麼處鏡曰以冤報冤以讐報讐師便打一棒鏡禮拜師曰上座昔年在五臺禮文殊還見獅子兒否鏡踢倒禪牀便出師曰者箇畜生恁麼亂踣跳

僧問臨濟大師道一人在途中不離家舍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今請和尚代一語師云受得總受得受不得總受不得進云畢竟那箇受得師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靜虛作禮云學人答話師云是箇甚麼進云滿口道

不出師云我而今要你道出僧豎拳云會麼師拈起茶杯云我喚作茶杯你喚作甚麼進云都是家裏物師云向道不是物你何得又恁麼郎居士問打破疑團參箇什麼師云如何是你打破的消息士便喝師云者一喝從什麼處來士擬議師云來日要答我者話

方居士一夜到室中侍立次師豎拳云是箇什麼士云今夜打和尚了師云老僧有何過士云叅中得活了師云如何是你活處時堂中鳴板士云某甲不答話要歸堂去師云倒令我疑著者漢在少頃士復來

師云來作什麼士吹燭師云你又亂做士擬測師云原來原來

僧問年末盡時如何師云二十九進云年已盡時如何師云三十日進云盡與未盡時如何師云光陰莫虛度

玉泉僧號大可來參師問平常習何業可云常看萬法歸一師云一歸何處可便喝師云趙州道一領布衫重七斤又是甚麼意可云請和尚道師云今日不向汝道拂袖歸方丈

養懷胡居士送鐵如意至作禮云將者箇供養不尙師卽拈如意劈脊打云我也將者箇謝你士云承和尙慈悲師云打你還是慈悲士復禮拜師云向後更有慈悲處在

一居士與圍爐次士云世間江河許多水流向何處去師指火云流在者裏士云更然師云是火然是水然士佇思師云又不然了

繼美上座問俊鷹快鷄不入羅網如何收得師以拂子畫一圓相云飛向什麼處去美云大地沒遮欄師云大地在裏許美云一任縱橫飛拂袖歸位師云也須處處有毛落

僧問爇了燒了何處安身立命師云徧界不曾藏僧云鼻孔撩天師云你鼻孔在甚麼處僧云逼塞虛空師云虛空粉碎時如何僧便喝師云者一喝落在什麼處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云不隨和尚轉師云卽今答誰話僧云和尚決疑師云掠虛漢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待汝到清淨本然時向汝道僧云定中境界如何師云清淨本然僧云冰霜皎潔時如何師云青天猶好喫棒僧禮拜師劈脊便打

師豎起竹篋子問靜鑑侍僧你喚作什麼鑑便喝師

云再喝一喝看鑑云從來不隨人轉師云適纔者一喝是什麼意鑑又喝師打一竹篋子鑑云草賊大敗便歸位師云杜撰禪和

師入堂問衆云立沙道未徹那裏是他未徹處一僧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師云當日靈雲何不恁麼道進云權柄在他手裏師云各人有箇權柄在僧禮拜師云你不可辜負立沙進云爲人心切師云因甚道不知有人

師入堂示衆畢明淵夏居士問昔日張無盡參兜率悅悅大笑是何意思師云我而今也要歸方丈閉卻

門去士云某甲知他只是觸翻溺器了也師云你將他觸翻處道一句看士便喝師云只道得一半士云請和尚道那一半看師云來日向汝道

師入堂舉天寒人寒話又舉龐居士參馬祖因緣時爾公王居士云和尚莫瞞人師云無兩箇爾公師下禪牀經行次復喚爾公士應諾師云已後莫受人瞞復示一偈天寒寒處復人寒者裏如何有兩般吸盡西江誰共侶分明呼諾不相謾

玉泉張護法送柑至師拈起一粒問大眾云此是檀越送來散衆的老僧借華獻佛若道得一句卽許喫

時爾公王居士云不可見相師與一粒云且道賞你罰你衆皆默然師對衆復拋一粒云大眾同謝供養師問靜虛知事常住事煩有勞於汝靜云平貼貼地師云不會理常住事耶靜云不曾放過師云未免兩頭三面的靜云一樣相看翌日師復問常住事如何靜豎拳師云本分事如何靜喝一喝師云又是兩樣了靜云無二無別師云道箇無二早是二也

僧號清修患風寒師考工次問你事如何修云氣餒餒飽餒餒師云你爲甚麼有者病修進語不契師云氣餒餒則可飽餒餒未

師問僧百尺枯井不假繩索汝作麼生出僧便頓足
師云出不得進云出了也師云汝旣出卽今在甚麼
處進云毘盧頂上師云毘盧頂與你有甚麼交涉僧
擬議師打云照顧自己腳下

師考工問竹篋子話衆下語師皆打退乃問趙慧胡
居士你喚作什麼慧云竹篋子師云不是慧云是不
是也知和尚善用師云略較些子翌日復問你昨日
道我善用我今日要你善說慧云度迷寶筏師云我
者裏悟也無迷也無度箇甚麼慧進數語師云說許
多道理作麼便打

師一日問衆云古人道一喝不作一喝用作什麼用
一僧云某甲正要用師云你作麼生用僧便喝師云
不作喝用你又喝作麼僧擬議師卻喝之

師問一僧古鏡未磨時如何僧云照天照地師云磨
後如何進云黑漆漆師云你爲什麼顛倒進云不假
修持師云古人云此去漢陽不遠黃鶴樓前鸚鵡洲
又是何意進云兩彩一賽師云你者一語還合得古
人意麼僧擬測師云莫龍頭蛇尾

延安良公郭居士參師問平常作何事士云誦金剛
經師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乃豎拂子云者箇是什

麼士佇思師打一拂子少頃士復云總是空的師云
見如來者是誰士仍不能對師又打一拂云參
師問僧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且一作
麼生舉僧便喝師云第二了也僧又喝師云第三第
四了也僧向前以拳打師師以棒趁出云亂做

師問僧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僧鼓掌云鴛鴦繡
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道了便出翌日師仍喚
僧至室中問云你昨日答的語卻令我疑著今日不
要你別作伎倆只說那裏是他勘破處僧云剔起眉
毛向上看師云金鍼未到閤黎手依舊鴛鴦繡不成

師舉玄沙未徹話令衆下語不契一僧到室中呈云
某甲轉得一語師云試道看僧云橫開不在春枝上
別有風流一段奇師云者是靈雲的不是玄沙的僧
云一串穿卻師云他的鼻孔不同僧云是賊識賊師
云你識麼僧云識師云因甚道未徹僧云是賊識賊
師云圖圖吞棗

師問僧離卻四大五蘊清淨法身在甚麼處僧喝師
云者是色身邊事僧擬議師便打僧豎拳師復打云
又在四大五蘊裏僧頓足師云兔子何曾離舊窠
師問僧狗子佛性有的是無的是僧云有無俱不立

師云在甚麼處見趙州僧便喝一喝師云惡發作麼僧又繞一匝師云水濶山遙僧出師云轉來我與汝道僧便回師卻喝一喝僧禮拜師劈脊一棒僧云者箇是有是無師復打云痛痒也不識還說有說無在師過黔中思南司理江公入旅次相訪坐次江問禪師尋常教人看那句話頭師便喝一喝江曰末後句纔敵得生死是否師曰是江曰虛空粉碎是末後句否師曰待虛空粉碎時自知端的江曰話頭莫是撥轉初機的事麼師曰買帽相頭江曰某嘗看諸儒性理得麼師曰啗酒糟漢何不打開自己寶藏江曰宦

海中衆魔紛擾怎生作得師云識得不爲冤江曰王陽明在軍中做格物工夫忽見身心如瑠璃瓶此意何如師云他猶眼華在江曰是他得力處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江曰臨濟大師道有一無位真人嘗在面門出入是甚麼意師以手摸面云紫羅帳裏撒珍珠江公躍然謝別

師入堂謂衆曰正庵沈護法送有宣栗來老僧欲散衆只是不可囫圇吞乃拈起一粒云試道看時侍僧大義對曰久已百雜碎了也師云作麼生得百雜碎義便喝師云也是囫圇吞穎隱對曰和盤托出師云

要見下口處穎曰一任飽餐師云也是團圓吞師復云還有道得者麼衆無對師云東坡一椀羹沈護法一盤栗勒盡天下禪和子

師入堂謂衆曰汝等既同看本來面目有見得端的者卽呈似老僧如無誰箇出來老僧與他說破時一僧出禮拜起師劈面一掌云者箇是甚麼僧云和尚親下手了也師云會得者箇麼卽起身走過一邊云怕大衆怕箇什麼怕他答我話便出歸方丈

師問希聲上座遍參諸方有什麼言句希曰曾問一老宿汪洋浪裏乘舟因甚怕水老宿未答又問須彌頂上翹足因甚遭跌老宿亦未答但曰喫茶師云何不問老僧希舉前語師云弄潮須是弄潮人希進後語師云平地無端也喫交希云謝師答話便禮拜師云歸堂去

師問石靈徐適才喝箇甚麼石云喝本來面目師云本來面目卽今何在石云在眉毛上師云喚甚麼作眉毛石又喝一喝師云徐只有者箇伎倆師問僧那裏來僧云南方來師云南方諸師與你說箇甚麼僧云一言道不盡師打一棒云有甚麼道不盡的僧一喝便出市云何不早恁麼隨後復打

遵義鎮臺閣然吳護法延茶乃奉一餅云請者一片
白雲師云謝供養少頃吳張弓作射勢師云石鞏大
師曾在時水子劉居士云看箭乾明禪師云不要你
償命看箇甚麼師云一箭射雙鵬吳擲下云仙與佛
是同是別師云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

門人發英明鐸圓玉同刻第四卷

玉泉道人張國賢識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四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五

侍者發悟錄

法語

示覺非禪人

欲究行腳中事先將從前習氣憎愛境緣屏除殆盡
只打理一箇空空蕩蕩身心入於稠人廣衆之中卓
然自立或遭人罵或遭人打逆順甘苦皆欲備嘗一
朝踢翻漆桶庶幾堪與龍象蹴踢也

示貴筑悟禪人

若論此事不向外求只因境緣牽引迷失無位真人

不見本來面目遂爲生歟流轉忽然回光返照急欲推尋如失了極重物畢竟要親見親得然後放下直逼拶到水窮山盡處驀地相逢咄元來在者裏

示月谿禪人

八萬四千功德中唯般若力最勝最堅最利能割裂世間愛網能截斷生死根株但恐不入紅爐遂成頑鈍若向辣手邊久經煅煉滑石上重加磨礱露出鋒鋦豈肯稍涉一毫之縑纖耶

示字浪禪人

派遠流長佛法原無古今世異事殊人心亦有隆替

所賴苦志衲子辨箇鐵石身心不隨人起倒或行腳或住山全身擔荷此事必要做到出頭處去縱處荆棘劍鋒亦不惜性命也勉之

示松巖禪人

松巖禪人出俗年幼浪跡夜郎夙因奇遘甘苦衆中進前退後先聖宗乘未曾專究空過青春徒消白晝寒暑迭遷齒缺面皺臥病巴山莫能自救感慨欷歔罪向誰首今日重逢眼目如舊何似回光追尋反覆將者關頭猛然看透散澹無拘放身宇宙佛可與伊罔欲人授抑且不孤在吾左右信筆書來一場漏逗

示雲在禪人

學道之人不可依稀混過日子卒無濟於已事直須平貼一片心地好惡長短是非毀譽都盧拋向汪洋大海動靜忙閒常在此中著腳無上妙道自然開發遇境逢緣皆是佛祖出身處也勉旃

示五雲彭居士

佛法無他只貴鼻孔端正然不可求之高遠奇妙唯在日用尋常間善用其心耳古人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若空得去佛也不欲做菩提煩惱如紅爐

上一點雪豈有欣厭取捨交攻於中哉

示長輔費居士

不二法門非語言可入亦非空寂可攀務要識得趨向路頭始不遽巡於外然而路頭不在別處卽於腳下荆棘石頭邊不可蹉過一朝踢破草鞵盡大地是箇毘耶城也

示建翁張居士

建翁張護法晚年事佛修柏子堂已成保社乃延山僧居焉一日入影堂禮雙桂老和尚像有感有悟予云若見自己本來面目卽見者老和尚面目卽見從

上佛祖面目便是他家兒孫也卽於此日取法名曰印直以直心是道場故別號健翁護持法門振大勢力精勤學道魔外不侵早成佛道皆佛祖健兒也復贈一偈靈山有約到今來一遇同儕兩眼開滿地見孫生佛口直教佛口又懷胎

示大徹禪人

出家學道不是隨人起倒今日三明日四耽閣一生直須奮大志看從上佛祖標格畢竟要知他眉毛長短鼻孔淺深頂門眼開自己又欠少箇甚麼手疾眼快時就要奪猛虎口中食驪龍領下珠亦不爲分外

也勉之

示明旨禪人

旣作佛祖兒孫須行佛祖事業能行佛祖事業方稱佛祖兒孫持戒聽教參禪總爲明自己一件大事大事旣明百千法門一一皆明行住坐臥無非清淨道場更不見有生處可疑只是痛快一生勉之

示其任禪人

乳虎有食牛之氣太鵬有吞海之勢此據本來根性有如是猛利有如是軒昂若待爪牙備羽翼齊自然驚羣動衆威勢如王豈尋常種類所敢望其項背者

哉勉之勉之

示臥雲禪人

學道不可性急卽勉強求悟要人許可言句自以爲諦當恐終無濟於事又不可性緩今年也如是明年也如是央庠度日全無血性恐驢年也未夢見在須向有疑處著力不可移換亦不問我此生悟不悟只看我每日疑不疑如此用心便是步步蹋實地一出頭來自是與人不同所謂會徹源頭一點清者是也

示希有禪人

佛法本現成不會時不會少會時亦不會多若能善

用心必不學禪客樣必不說套頭語恐不能瞞人只瞞得自己臨濟三年不知問話一日出身是何作用雖然如是平素斷不可坐在無事甲裏畢竟有一莫大的事蘊在胸中不肯輕輕放過直須勘破佛祖舌頭透頂透底略無疑滯方是汝放下時也勉之

示允則禪人

做出格人行出格事要負一段英銳意氣孜孜切切以悟爲期大凡不倒斷處卽一番好下手處任是銀山鐵壁盡力撈將去一旦冰消瓦解自然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是時可稱慶快平生

示無我禪人

法門趨向沒殊途腳下騰騰勿少迂遲速同歸非巧拙直教萬里一條鐵籌躡顧盼路頭岐岐路忘羊咎阿誰壑指玄沙不度嶺獨體磴破刹那項毋徒杓卜聽虛聲我說寧如卿自行撞到深山師子窩成羣作隊爪牙發忽然哮吼勢稱尊特地驚聞異類奔若是丈夫皮有血何妨景仰繼前哲舊來題目亦多般覩捕真人赤肉團今日恁麼相委悉他時應笑太無端

示大操禪人

驚嶺拈華勘悟迷明明歷歷痛提撕尚餘種草遺東

震根器漸分略未齊大樹一株千古盛縱臨秋晚骨猶勁撐天拄地傲風霜枝葉欣榮長掩映去聖既遙慧命微男兒幾箇解當機魔宮虎穴皆親入豈向傍人問是非若著手心頭便判莫教疑與信相半進前退後步遲遲畢竟何時得倒斷驀直行來路更便到家博飯故鄉田吾今激切無他意不負己靈爾勉旃

示當臺禪人

結佛祖冤家須立大志起大疑志若勇銳愈退愈進疑既堅疑轉入轉溪胸次中隱隱躍躍自有不容己之勢從此切之又切猛上加猛逼到情窮理極時忽

然漆桶子快眼光爍破四天下正好喫東印痛棒也

示心一禪人

靜悄悄處得力鬧浩浩處亦可橫身若是厭喧求寂
久則墮於無事之鄉古德喚作急流水又喚作黑暗
溪坑良可畏也且如何得恰好去功德天黑暗女有
智主人二俱不取山僧病筆露布如是異日若守此
見一棒打折驢腰莫言不道

示瑩白座主

將有別才詩有別長教有別傳然而別傳之事亦不
從人得須向各人已躬下默默體取將從前誚訛言

句無義路鐵塊子看教七穿八穴又要逢人決擇活
其機大其用然後向山間林下保養聖胎只待霜露
果熟方堪與佛祖出氣也

示涵輝禪人

脫卻世間網作大丈夫事要辦鐵石肝腸方學得古
人行履如腰石春米立雪斷臂坐破蒲團典卻布單
投火聚之中混兵隊之內皆是生爇二字看得甚切
以致誠重勞輕故不知有身命耳然而初地時立定
一箇巴鼻猛力做去自不覺冷灰裏有粒豆爆也

示璞隱禪人

住山一事蓋謂生歿不明見諦不徹務要工夫得力冠樺衣麻澗飲木食皆隨緣分唯握柄纓頭東掘西掘只須覓取大休大歇之處然後放身捨命璞隱禪人鳩友縛茅亦欲效古乞余數言勵志異日相逢但問山中事何如道得道不得都盧痛與三十

示蓬羸楊居士

山野素志溪栖巖穴佛法兩字未曾啓口因居士客歲過訪微微露箇消息豈知不解蓋覆引得一夥人做計做較箇箇欲學白拈賊祇要偷過生歿關頭今復歸來也有些子伎倆去去來來亦在窺算只未敢

大膽嘻切莫偷我破沙盆誠恐一時和賊捉敗

示雲所曾居士

佛有一代時教祖有千百則公案皆在荆棘林中下腳忽然走出頭來正好就路還家如金剛般若所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當時有箇賣柴漢聞此一句豁然契悟居士終日持誦安可草草放過須把者著子向未開卷前勘得破始不被語言文字瞞且道無所住處如何生心聳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示祥宇田居士

在家學道根器較大只不可於染淨諸緣上自生分

別六祖大師云淤泥定主生紅蓮豈不昭著古今恁麼信得及構得上自見本體有一段大威光大受用但不可自輕自忽閒時忙時逢緣理會遇境生疑一朝露出頂門正眼自不覺築著磕著皆是佛法也

示覺源柯居士

念佛參禪以了生歿爲極則殊途一致也蓋念佛卽看念的是什麼佛參禪卽看參的是什麼人看來看去眼光露出自不向外更覓別佛始信古人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試問居士作麼生是無別的道理若道得一句分明許伊與龐公同一鼻孔出氣

示本源禪人

木有本水有源是以發生流行變化無窮永嘉大師云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當知拈匙放箸擇火焚香一動一靜皆要推其本邇其源也且極則處如何理會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示弘旨何居士

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水鳥樹林盡說法牆壁瓦礫悉皆放光只要當陽勘破方得者般境界現前亦不是別有一法可加於我無非從此心流出一一現成然而此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當在何處若撥

得轉者箇關頭便知維摩老漢一默中消息

示古心禪人

諸佛衆生皆同此心只爭迷與悟而已若要究明此心當於行住坐臥處穿衣喫飯時一一體認畢竟要見箇落處怎麼逼拶將去只教不疑自疑日久月淡工夫自然成片一朝打失眼睛方見得我與諸佛同一面孔同一受用是時求迷悟生死了不可得

示春巖禪人

此事的要過量人方能操到徹頭處去然而日常用心只不可坐在無疑之地但有一毫礙塞畢竟不肯放過自然日益日損透頂透底諦觀先聖是何標格斷不可淺淺自待凡是閒門破戶必須一一踐履直入從上老古錐溪溪闌奧方是放身命處也勉之

示雨谷水頭

六度萬行非徒事勤苦將以助發般若之力也儻能善用其心只在古人言句上奮然疑將去閒時忙時總是一箇疑情不可一念暫生起滅忽然桶底脫時方知從前無可奈何處是我得力處高峰大師云泥多佛大水漲船高旨哉言乎

示秀峰禪人

祖燈秋晚慧命如絲叢林紀綱罕能大振縱有來學
不遇本色鉗鎚卒未有成良器者若是不羣之士先
具箇行腳眼識人好惡拈下笠子解卻腰包決定要
見性命落處楊岐栗棘蓬金剛圈或可吞吐也

示雲嵩禪人

學佛法人如一箇鐵橛子相似直是搖撼不動逆順
毀譽不二其心得失是非不變其志縱處於千萬人
中不見一人唯有一點疑情念茲在茲忽然勘破佛
祖肝膽可以頓超凡聖貫徹古今是時正好踢破草
鞵歸家穩坐

示普濟禪人

立雪斷臂腰石負春歷盡艱辛方堪誘接後昆紹隆
先聖豈輕忽所可致哉況今保社零落必抱遠大之
志久爲操履淡得一番痛快逼到那羅籠不肯住呼
喚不回頭時若遇一機卓卓有箇出身之路方
是不受惑的人也勉旃勉旃

示永嵩禪人

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如此看來
則佛法世法豈有兩般風柯月渚溪談不二法門鵲
噪鴉鳴皆露拈華妙義滿眼滿耳總是一箇大光明

藏任運騰騰騰任運便是大解脫人也

示明生禪人

此事不論根器利鈍只以勇猛爲先不顧危亡單刀直入彈指收功豈可於影響邊進前退後較量悟與不悟哉

示占拙禪人

食麻麥栖巖穴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決不被物轉不隨境移若身若心晝三夜三亦復不容片刻偷安方能了辦大事趙州云老僧除粥飯二時二十年不雜用心夫豈徒然哉

示大用禪人

柏子老漢住在肺之上許多人蹉過不知地肺何在卻向外邊掘取覓取不知轉掘轉深轉覓轉遠老漢今日露箇肺腑之言但肯回頭看透自己肺肝便見天之肺肝地之肺肝佛之肺肝祖之肺肝天下古今人之肺肝與自己之肺肝無一絲毫隔越只是洞徹明了更不疑問別人也爲甚如此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

示修學典座

修學典座在廣嗣供衆一期志願勤苦不下古人但

未盡識古人行徑如雪峰在德山瀉山在百丈皆有
超羣之作若識得二古人機用豈止同一行門卽同
一鼻孔也

示慈慧典座

謀一身之計不足成功守一己之愚不能發悟若於
廣衆中辨箇心力日用裏著隻眼睛旣任叢林之勞
復提性命之事始不孤負一生昔文喜在廚中精誠
供衆一日文殊於粥鍋中現身文喜打曰文殊自文
殊文喜自文喜且道他是什麼心行若猶不會看取
上頭註腳

行實

康熙癸卯溢天恆靖松巖等同詣室中請說行實師
曰余之醜態昔年有人借問以不足爲後昆法未敢
舉似人且忘失亦多只好略述大槩余蜀北果州岳
池人也父姜氏母楊氏因母早背哀哀無聊請僧轉
經用資冥福側聽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不覺悚然乃
自讀全經遂有出塵之念後聞六祖惟圖作佛之語
益增勇銳一日白父父不之許自以刀斷髮徧訪本
郡諸山老衲卒無契合者廼出渝州遇淨宇法師講
楞嚴諸經復上赤城青蓮高原大師處聽講唯識等

論亦覺種種道理引發風因及至遇萬峰禪客尋常
出言莫能酬對乃奮志學禪欲上萬峰先遇象崖和
尙遂請益崖曰你且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余問曰
且道一是何物崖劈面一掌余曰不須更看歸何處
崖曰且去一日崖問離卻四大五蘊清淨法身在甚
麼處余豎一拳崖曰者是色身予曰眼華作麼崖乃
提起念珠云我喚作數珠你喚作什麼予喝一喝便
出因上堂予出問世尊未出母胎如何度人已畢崖
便打一棒予擬再問崖又打予曰不容擬議處是否
崖曰不是予曰如何卽是崖又打予一喝歸位又值

上堂予問把住時鍼劄不入放行時七縱八橫去此
二途還有施設也無崖乃拈起藕華予便喝崖云你
者一喝是賓是主予復喝云再分明聽取崖亦喝翌
日予問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崖便喝予曰只饒
棒頭領略喝下承當猶是鈍漢只如大闡提人到來
作麼生抵待崖云一刀兩段後因東川呂相國有西
粵之行乃邀同上七星巖中止于黔之思南閣傳燈
諸錄二載餘時象和尙已圓寂矣每自念曰本省善
知識未參何必他往遂鳩友出涪陵復過忠路大樹
堂參本師破山老和尚入門見法堂前有獅子哮吼

百獸腦裂之語進方丈問獅子哮吼百獸腦裂若是獅子兒聞得又作麼生師曰同類是其同類予喝一喝師曰切莫逐塊予便出至夜室中延茶師問一向高隱何處予曰黔南思唐師曰到老僧者裏可謂甚遠予曰溪山元不隔師以手指云者一桌果子有幾種是蜀中的有幾種是楚中的看你喫那幾種予曰喫則總喫師曰且喜不是一邊漢師受南浦請途中予喫跌師欲重買馬不可得乃謂予曰你若行不得不妨騎老僧馬予曰某甲行得師曰你旣行得又用拄杖子作麼予曰某甲得力處正是者條拄杖子師

曰只要你行得去到南浦住太白巖未幾開縣本明法兄謀諸檀越復延過龍城紫雲寺結夏予問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未審殺箇甚麼師曰狗走抖擻口猴愁樓接頭予曰殺卻者箇天下太平去也師卻曰殺箇什麼予豎拳師曰你不會我說話在予曰不會不會便出一日師落堂示衆云做工夫只要善用心永嘉大師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舉至此不覺從前礙膺處當下冰消瓦解便得活潑潑地予患腹瀉師曰智者能調五臟和予曰鷄肚不知鴨肚事師曰只要你知道般事予

驟步云又要入廁去後值師上堂予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便喝一喝予亦喝一喝師曰我也喝你喝是甚麼意旨予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師笑曰你待恁麼饒舌翌日進方丈云昨日臨濟大師到法堂上來是某甲一頓痛棒打出三門外去也師曰你昨日喝的是誰予又喝一喝師直棒打出予卽於制內同衆圓戒畢到七月初七天童密雲師翁忌日師乃書從上源流一紙出堂付予乃告衆曰無以報先師恩接箇香爐腳予乃受之後隨師住鴉山栖鳳寺師命首衆一期將畢師受梁山金城寺之請本明法兄作

偈送別一衆皆和予亦和云萍踪莫定若遊雲收取同歸一路行擔荷直須齊著力大家受用破沙盆師見頷之到金城建期補西堂位師落堂告衆云向後問話者不可頻頻到方丈起倒但問取西堂便是予曰某甲何人敢當恁麼行事師曰老僧執事不是虛設要替老僧代勞的予曰日與衆同事勉力激勸師欲畱予相伴久住予以病軀強辭上夜郎山懷白堂晏坐六載時素懷上座與衆檀越請於九青山東印開法廡後遂有衲子相邀出湖南予以雙桂老和尚年尊別來已久乃出巴山過高梁特伸省覲時雙桂

議補監寺有指月師白云蓮月師當爲代勞師曰他正是爲老僧代勞復顧衆曰老僧者數日目他語錄出語亦清卻是老僧一箇放心的人次日扇頭書偈云十年鉢袋阿誰補淡喜而今成禍胎時有李制臺衆護法歸渝請予住塗山之覺林師端使送法衣來不及一載師欲下浙江掃密雲師翁塔又慮雙桂開翔辛勤要人繼住乃走三書喚予速歸令得早上天童盡多年未展之孝思從前皆予自起倒如近來動靜皆是徐諸人所共見共聞者又不待予之瑣瑣也各請歸堂去

偈上

示問生禪人

問取生從何處來根身器界任疑猜有時露柱驀相撞磕破頂門眼自開

送劍眉禪人之曹溪

雪笠雲瓢過嶺南風幡有語向誰參老盧莫信來無口常在溪頭日日談

寄藥山塔主懷壁禪人

笑聲猶在聽來麤笑得何人不丈夫謾道塔前空自守化龍元是躍淵魚

送瞿也禪人之江南

閒隨雲水走江南先遇故鄉人共談此去諸方從散
澹心空那更覓禪參

送靜虛禪人南遊

蜀西買棹到荆南略把庭前柏子談順水張帆吳越
去歸來依舊打同參

和黃檗象崖和尚山居關字韻

松食荷衣愛住山白雲堆裏一生閒水流華發乾坤
靜人世浮名渾不關

萬箇青山傍一山竹牀高臥有餘閒夜來邀月供清

賞分付山童莫掩關

幾來問水幾尋山坐笑蒲團讓我閒簾外送君何所
贈數聲啼鳥過柴關

住山年久並忘山物我無情一體閒猿鹿爲隣栖石
室白雲幾片護松關

和月平禪友咏雪

劈破崑崙玉屑飛斜斜重上綠荷衣莫教出嶺風吹
落留與山翁乘興歸
再逐輕風似蝶飛溪山樵子易盈衣爲肩梢袖供爐
火佩得通身白玉歸

遊人縱目興如飛
華雨翩翩舞毳衣
因過孤山重賞
翫早梅摘得一枝歸

如珠如玉亂紛飛
點綴釣蓑成画衣
銀樹巖前烟火
起一聲款乃趁風歸

扶桑殘夜金烏飛
影映山河覆白衣
曙色早開知有
意欲來相送玉人歸

贈來蘇心空禪師

雲水相邀上翠微
幽巖處處雨華飛
探奇欲覽東坡
跡時撥煙霞待落暉

與凌雲松柏禪師

山房清梵幾株松
山口白雲幾片封
道者愛涼時散
步月明靜夜澹秋容

與濟川楊文學夜坐

涵俗和光陋巷居
聖賢晤對樂琴書
夜來簾外彈山
月細柳上階弄影疎

初夏同沛兩王公並二三子野望

山華帶露鳥啼晴
幾片煙雲隴上生
始信無言化育
巧一天時雨澤羣英

柏子山與友人夜坐聽雨

牕外幽閒忽有聲
灑然靈籟和風清
聽來彷彿欲成

調半似瑤琴弄月明

來蘇峰重晤折蘆道舊

別來不覺十年餘瓢笠水雲無定居今日伊余鄉夢
熟還將舊面晤來蘇

昨夜吟詩興有餘每將奇勝話幽居文峰最是堪行
樂先我來遊憶大蘇

送聖可法弟還蜀

八年撥轉杖頭雲一旦歸來志不羣行道報恩深有
望難兄難弟獨稱君

示香城上座

靈山佛法囑王臣持論也須是箇人言說縱然無實
義當機卻喜句來親

寄翠如上座

相贈卒然句欲新黃牛峽裏莫藏身若從此處出頭
去大地山河盡比隣

贈子英張居士

竭力同開選佛場裴休無盡共行藏道名如是標千
古獅子類從獅子王

送天木禪人歸岳州省親

方外數年尋活佛而今一旦省慈親洞庭秋色盈天

地雲水重重不隔津

訪天皇誨長老

持來復去餅窺人
勘破行藏眼自親
今日和盤重托
出應教千古話頭新

送別枕石法姪

雙桂穿人鼻孔
溪人天百萬共相尋
對機必也頻拈
出記取當年囑展襟

寄九青慧月監寺

夜郎共住任高低
荆楚較來略不齊
雖有虛名傳七
澤家風還憶舊山溪

聚頭非是論高低
行徑常思古德齊
四海波濤風力
轉誰將一滴接曹溪

贈燕石法姪

久侍吾師復慎終
塔銘千里問王公
遙追大慧前途
轍才子齊稱楚蜀雄

元日偶成

張公喫酒李公醉
佛法新年接上機
今日春風初鼓
動惟飄白拂對人揮

寄中邑枕石法姪

拄杖重撐古道場
唯公才力勝諸方
仰山中邑今猶

撰述

在一喚猩猩面目彰

送溢天上座北遊

自契我儂痛棒來相將正眼頂門開而今別去春風

蚤應有拈華古法臺

勘破諍訛意氣增從前疑滯火消冰皎人獅子皎人
急烜赫濟宗可力興

示文璞庫頭

醋鹽茶米得來難不負於心衆自懽出內無私真供
養楊岐標格可重觀

贈香煙一如禪師

明珠獨露大如山晝夜放光白潄間照破關頭天下
照人人返照出塵寰

延祐相傳數百秋而今三五度重修煙生白潄香無
盡遞代兒孫接上流

寄大慧禪師

湖北湖南意滿腔今年秋色更無雙白雲影裏蘆葦
岫一片清風不隔江

與文字牛居士夜坐

藤笠飄然下楚河豈知裘馬又相過爐邊午夜語聲
大抵爲別來心緒多

示發成崔居士

選官正欲選英才格外提持選佛來但得心空便及
第臥龍一起鼓風雷

送我石新戒還蜀

款乃一聲客思飛片帆遙逐水雲歸逢人共話春山
月漫道明珠在故衣

送靜虛禪人歸蜀之中巖

記得能師出蜀關曾騎白象上瀉山爪牙露在轉身
處雄距中巖孰敢攀

送無礙禪師還蜀

里句拈來爲送行自知未必有鄉情蜀東蜀北逢人
語只要機前識得聲

送三如禪師還蜀之濮巖

春風有力正張帆養道直須歸濮崑石鏡分明重照
面不居聖位不居凡

斬水舟中喜晴

風定雲開浪不生滿船人和棹歌聲青山撥轉重重
出江面愈寬卻愈平

九龍山破寺

雨痕三佛不同顏艸樹侵階已漸刪兩度到來憐此

境石屏淡墨雜陳斑

寄章甫侯居士

一江風月照人顏一葉輕舟獨蚤還
今我此心難盡寄待歸再話九龍山

寄陳居士

離情欲寫兩三行無奈歸帆去得忙
燕子飛來今借便爲傳處處是春光

送鴻初上座還蜀

我與君皆蜀北人荆南五載復爲隣
而今歸去山如故惟有華開昔日春

出涪陵

時涪陵屯兵師在參破山老和尚

干戈隊裏慣遨遊滿目風塵撥杖頭
非欲功高誇汗馬太平無事乃方休

留別敬朝易居士

瀑布巖前擬去留主人公話未曾酬
有時識得安身處程子峰堆笑點頭

送別湘山吳將軍

九天雨露洗狼煙戡定乾坤億萬年
佇待凱歌唱四海勿忘燈下學逃禪

送雲庵禪人居山

慈明口爲罵人開莫在諸方如是來近日住山何彼
此荆秦元是古華臺

示雲幽禪人托鉢

行止無心未可期每隨雲水暫栖遲得人提挈鐵鎗
子且聽前緣隨處支

寄薛護法

四壁煙霞一枕書藜羹藥餌洞天居豈知摩詰過香
積鼓粥飯兮氣有餘

坐顯爾李文學山齋

地爐促膝坐春初半是談禪半讀書吾道從來一以

貫之乎也者漫分疎

淨白禪人復五雲樓乞燈

松影沉沉古法堂幾經風雨幾經霜寒灰撥出一星
火露柱燈籠復放光

忠南舟中

一竿絲線弄漁舟明月蘆華兩畔秋錦浪飄然隨去
住相逢直下釣鰲鉤

禮破山老和尚像

東川呂居士藏

神頭鬼面賣風流白棒逢人打不休知痛呂公血滴
滴深歸佛祖不平讎

閑傳燈錄

馬字驢名列玉篇九達接踵踏人天但從行處辨踪跡鼻孔淺淡盡著穿

付雪穎發通禪人

摘葉尋枝總不然惟施白棒在機前頂門著眼無他意痛痒識來千古傳

付春巖性容禪人

置餌垂綸立雪磯惟圖釣得金鱗歸離釣三寸能吞吐一任風雲變化飛

付溢天發海禪人

踢倒淨瓶露法身重重關棧驗疎親悄然拂袖出方丈莫道逢人不爲人

付恆靖真祐禪人

祖師心印鐵牛機直捷當陽爲指揮撥轉關頭活潑潑雲龍風虎自生威

付子鏡性住禪人

喝聲互換不容遲喝出窟中獅子兒踢倒禪牀更奮迅翻身大有爪牙施

付繼美發英禪人

俊鷹快鷁勢翀霄不罣網羅眼更高振翮搏風天地

大騰騰到處有飛毛

付希聲明鐸禪人

利劒得來便一揮佛魔觸著膽魂飛今朝兩手親分
付殺活縱橫接上機

付聖傑圓玉禪人

當陽提挈破沙盆正法眼開屬上根家具從今擔荷
也相將遞代付兒孫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五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六

偈下

侍者性同錄

示東巖監寺

祖風特地振叢林出格施行越古今諸佛到來猶喫
棒福昌遞代可傳心

送隱石禪人遊峨眉

懷香遠上大峨巔借問爲山爲普賢一一都盧在腳
下何須更費艸屨錢

示大義禪人

桃華夾岬鼓春濤奮翅金鱗意氣豪雷震龍扉誠有
力躍然獨步自風高

示雲野禪人

先賢標格擬何如巖穴雲堂擇所居日用應酬須著
眼莫教底事一時疎
有山有水卽清幽但得身安可暫休莫老煙霞爲適
意瓶盂何處不風流

復東川呂相國

經地照程出外江金甌姓字世無雙杖頭雖撥天涯
路千里同風化萬邦

寄法空禪舊

昔年同在夜郎居別後無由寄一書今日湖南更進
步較前得力處何如

送岫石禪人歸鼎州華嚴

廿年岐路若爲尋一旦相逢話此心只我家風猶未
改痛施棒喝喜知音

示子鏡禪人

機如掣電喝聲高透脫何曾滯一毫七縱八橫全體
露寃酬佛祖不相饒

春日送博達法姪歸青林開法

烏藤雪裏發春歸觸發溪山大澤輝養就嚙人獅子
子同看他日出林威

贈青林西堂秋水姪孫

法幢重建勿辭勞表帥人天賴爾曹鼓笛頻頻還共
打青林一曲和來高

贈青林監院幻影姪孫

檐荷叢林一段才還如風動百華開蛟龍變化承斯
力吐霧吞雲響巨雷

示潤宇相居士

空山野水綠蘿溪散暑乘風偶一臨若也更忘喧與

寂復何煩熱礙幽襟

號大用禪人

大機大用大威光吐氣翻身貴自強畢竟當仁師不
讓從教虎驟與龍驤

示岐岡嚴居士

應無所住而生心此意愈研愈覺深試就當機聊舉
似前江虛映月高臨

示天瑩禪人

或時川北或川南到處風光何二三但得回頭看腳
下一輪明月映秋潭

寄附麟牛文學

文章山水蜀乾坤無數字隨三峽奔只喜金鱗桃浪
暖雲雷相送過龍門

示凌雲大德禮萬佛名

萬億如來心印心同名異號鑛銷金一欄一禮常精
進只要自他契悟深

示九龍松巖監寺

種田博飯足家常爲己忙乎爲衆忙大小住持皆一
體莫言辛苦枉承當

示潤吾張居士

金剛般若與壇經故紙多年卻最靈兩卷較來何所
似白鵝恰好換黃庭

示清寰楊居士

有士唐時姓著龐悟從一口吸西江楊公勘破此中
意可作塵勞箇法幢

示惺甦禪人

底事分明脚下通古人聖指路頭同上堂諸佛問何
處答在闍黎鼻孔中

示雲竹監院

選佛場開萬木霜根深葉茂占春光高風一轉東皇

撫起
令華果成時徧界香

示恆愚禪人

得不得今問怎麼怎麼的事轉誚訛腳跟直截與二三
十蹋破關山唱哩囉

訪本源上座

春初策杖翠微巔古木溪幽盡帶煙高隱故人無俗
客唯餘華鳥共談禪

夏日與友人坐話

盡日茗爐坐福昌每從南北話行藏大都荆楚荷華
勝引得清風宇宙香

示修源水頭

三年秘行佩師旨汲取曹源一滴水桶底脫時眼大
開通身踴躍笑而已

號雪林禪人

策杖歸來山較深卻隨雲水復相尋示人端的不將
境如玉如珠雪一林

示徵明監寺

此選佛場龍象繁凜然大坐正當軒心空方許同登
第誰作今科佛狀元

示貫如侍者

喚既有三應亦三負吾負汝復何談就中識取國師
舌有路可行更指南

雪夜同衆圍爐

火爐頭憶普通年立雪齊腰續正傳傳到廣嗣薪不
盡烈烈轟轟卻勝先

寄印月禪人

故人瓢笠上荆南憶舊音書客裏探家舍途中隔幾
許寄來公案可同參

寄炳然禪人

山中相別三年餘法愛何曾一日疎那得殷勤師弟

誼未歸索偈與君書

寄堅一禪人

水雲一鉢客心孤行者自行居者居彼此相看仍舊
面無煩特地問何如

示堅密碓頭

康嶺趁來氣不平不思善惡眼方明終輪蹋碓人多
力衣鉢拈提石上輕

寄敬白上座

溪山三載幸相隣清苦家風已大振省覲吾師曾有
語闍黎舉似我般人

示綦江董居士

偶然策杖過街頭
笑得維摩話去留
顧我漫勞打口鼓
江聲千古詠悠悠

重逢熊文學

煙水溪邊一晤來
溪聲猶帶雨聲催
而今暫引木樨話
露冷風清華正開

示養白余居士

一句話頭日用中
凝然不復辨西東
千般伎倆渾閒事
唯有真疑契已躬

遊臥龍山天池

何年闢此最高峰
畱得天池養臥龍
洗鉢老僧彈一指
興雲吐霧出深宮

號大可禪人

飛出林中箇鳳皇
風高雲靜喜當陽
直須奮起冲霄力
大可鳴時聲自長

初夏坐鍾應山房

殿角微涼古木深
熏風拂拂欲披襟
坐中若遇知音客
且聽黃鸝囀綠陰

看楞伽峰玉柱

玲瓏怪石山之巔
霜雪堆頭器骨堅
想是劫灰重煨

煉撐天柱地到驢年

蓋山除夕示衆

分歲曾烹露地牛山僧今日不同謀破沙盆底無餘物唯有鎮州蘿蔔頭

示前溪羅居士

喝聲不絕似雷奔喝得當機威始尊覲面喝開正法眼明明歷歷破沙盆

示弘祚張居士

覲破浮漚事事空回頭急看主人公有時露出渠儂面華發溪山綠與紅

贈東巖宗公重修福昌

福昌名勝遡諸唐宗伯劉碑紀甚詳今幸東巖公整理祖燈從此又重光

示發仁樊居士

佛說直心是道場臨機直處許誰藏未曾開口攔腮掌打得本來面放光

送現禪人還蜀

船陸往還不憚勞從教青嶂插天高腳跟下痛與三十踢上塗峰興轉豪

示元體陳居士

生與不生生義符分明一義沒殊途當生勘破不生處心眼大開照五湖

示發肖何居士

從來佛法沒人情特地震威喝一聲生死路頭都喝斷與君直捷說無生

福昌懷古二首

福昌祖席四傳燈名著當年海內稱斷碣文章猶未泯山靈有意待重興
善師說法不周遮本色爲人推作家據座如臨千衆勢高風萬古播天涯

示雲池岷源上座

一江水繞一池雲江與池從沙岍分養就金鱗堪變化風雷大震入龍羣

復徵覺二禪人

本來面目既同參莫把疑情更二三此話果然端的透無多言說向人談

問生禪人乞衣索偈

多年行腳一朽材尋山半是臥莓苔荷衣擬欲連雲補信手誰拈幾片來

示徵明禪人

尋常舊水變蛟龍頭角崢嶸上九重一滴誠能霍大
雨不施心力有雲從

寄友人居山

松風水月足良朋心與山忘也未曾到處青山皆有
趣亦將消息寄山僧

示渚宮衆居士

只在尋常日用間低頭疑慮隔千山但能直入自平
貼信步行超生死關
心纔舉卽起塵勞聲色何如更欲逃覲面不爲物所
轉空王佛便是同曹

暮春與毒鼓禪師坐來蘇峰

大蘇勝蹟寄巖前留得虛名千古傳欲覽遺文尋石
窟池臺長咏雨華天
東坡何事縱閒遊一片高風拂古丘錦繡文章雲五
色卷舒不定自悠悠

煙雲絕頂暮春寒幾度同行倚石欄只恐雨華飛盡
後東坡夫子舊碑殘
偶然雲水兩相逢到處安居立上風煙雨層巒剛半
日尋常談笑達磨宗

虎丘禮隆祖塔

瞋睡虎高坐虎丘威憚赫奕萬年留兒孫出穴爪牙
露祇爲生來氣食牛

雙桂室中留別有感爲衆同參述此

剪燭焚香話夙根吾師隱顯孰同尊忽然舉到感傷
處不覺離顏帶淚痕

哭親

故宅不逃長樹根悽愴木本未曾敦歸來豈爲空追
遠欲效那吒乃報恩

高堂小閣盡塵埃白骨未藏火未灰今日安身非別
處滿園華卉是蓮臺

過東白道人石影亭

綠蘿洞口一泓澄亭挂巖邊最上層水石玲瓏山欲
動虛舟試問幾來登

示松雲禪人

問君近日住何山到處雲生竹石間對境無心忘彼
此林泉城市自幽閒

宿杏雨齋

欹枕高眠杏雨齋滿牀風月動詩懷卷簾便得無心
句竹影翩翩掃玉階

春日訪友夜坐

桃華谿徑入雲窩煮茗敲詩興轉多無限客心話欲盡一牀明月臥煙蘿

冠山寄渝州瑞甫居士

巴江暫寫九回腸惱殺水雲杖底忙三宿他山閒夢斷只多風雨憶連牀

過虛上人房和涪陵梁太守韻

短榻疎窓近水天江風一枕任高眠莓苔復照初晴月華竹還畱雨後煙

水滿前江月滿天懸崑石佛對僧眠惺來何處牽幽興洗墨池生一樹煙

示雨溪周居士二首

父母未生前本來何面目三春放碧桃九月開黃菊父母未生前本來何面目雲山幾點青煙水一溪淥

示心所游居士二首

自遠來求字其如一字無有無都勘破東壁挂葫蘆未根棒喝旨筆墨祇貪多文字能相委拈華笑甚麼

果州青居山重晤無虞友人二首

一別七年也重逢何幸焉悲懼無限意松韻自悠然瓢笠風塵隔今方話此山莫愁歸去晚暫學白雲閒

凌雲夜雨二首

小閣孤松下夜來疎雨灑秋聲共我吟客思對誰寫
小閣孤松下松枝帶露灑旅愁日益濃卽景如何寫

懷白堂初夏

時序臨炎帝尋詩過艸亭芭蕉依案綠楊柳臥牕青
機活嬌鶯舌身輕乳燕翎目前景物煥拈出令人惺
晝長餘獨坐萬籟靜中聽蜂韻集疎藥蛙聲鬪細萍
雨蒸梅欲熟風扇芰微馨憺怕忘人世悠然對石屏
中秋送別內翰孟章龔居士

辭朝入洞天夜話故鄉田共聽松聲細笑看桂影圓
邸中知己矣林下有人焉不負雙峰約何時書再傳

南浦都歷山畱別西衢法弟

共憶別來久今纔話舊遊盛山騰鐵鳳峽水飽金牛
他日望猶重當年志已酬江南雖我去何似此清幽
送岑壁法姪歸大峨

我自三峽出君從兩浙歸南溟珠滿鉢西嶺瑞生衣
灔澦濤初靜峨眉月正輝荆南送別去大震象王威
示冲斗羅居士

長者來相訪回光尚未遲俊哉撥便轉白也涅何緇
皓月清池現蓮華濁水宜坐忘時看取善惡兩無思
冬日與罕拙老宿坐話

幾度辨雲日閒探前哲蹤芭蕉拄杖少澧浦剡竿重
市近旣無竹臺荒舊有松雪溪遲歲晚瓢笠約春風
示引月禪人

頂門開正眼皎月自孤圓已識影多幻漫隨第二遷
松邀出嶺上華引到池邊萬里長空靜清輝滿一天
贈明覺禪人

少年圖作佛此志貴乎堅乳虎威偏猛蟄龍力易全
如斯勤自策畢竟超人前縱祖燈秋晚紹隆爾勉旃
良晤以言贈英才量必過志高心澹遠養厚氣巍峨
曙色嶺頭啓秋聲竹裏多不隨前境轉著眼意如何

果城東邨凌雲山房初夏

青山縱目遠赤帝震威初樹影籠巖岫雲光動石渠
間松虛閣小近竹舊牕疎荒圃乍耘種筍芹香滿厨
時節悠然換溪山別一邨燭天輪已赫蒸物氣猶溫
放浪野人志淒清古帝魂綠陰客不到掃石枕松根
去國頻寒暑今餘此地歸石泉涵座冷煙火隔邨稀
澗曲流青黛巖溪映赤暉幾枝梅子熟帶露折來肥
風自南來也時哉衆鳥呼陰晴雲日變雨露物華殊
又浪麥初熟鬱香榴已敷眼前一種趣忍不詠詩乎
物催新暑閒吟意若何已知長日暇尙惜晚春過

燕語穿朱檻鶯聲挂綠蘿炎涼雖變態旦夕覺風和
避暑來東里瀟然遠四隣猶從當日俗唯少舊居人
艸澤虫聲亂溪橋月色新荷風涼夜永益友坐談親
山前舒野望風日動吟情過嶺啼鳩捷汎波乳鴨輕
光搖新芰嫋韻瀉古苔清帝力抑何有老農復漸耕
就題聯句苦對景入詩魔拂跡龜分藻振鬚魚弄荷
晴光開雨笠野色上雲蓑幾欲忘情思其如有興何
故人不可問借問亦云無古寺遺唐宋斷橋勒史胡
暑來華影瘦春去鳥聲麤松竹多涼陰水雲恰與符
少年就外傳韓氏尚書家人物全非舊鄉談半是差

巢秧鳴水鳥喧野詠樞華散步幽林下風高襟袖斜

登來蘇峰

煙霄天地別風土廣蓬均竹韻華間輒山容雨後新
書藏石穴秘劒劈玉池津碑古還重讀東坡跡更真

塗山禹廟

張公蒞是邑大禹首稱尊不病波濤險溪懷疏鑿恩
塗山昭母姓字水篆龍門廟貌遵卑室清風萬古存
遵義俞邑侯春日過訪賦贈

忙閒渾不問覽勝到巖阿水白宦情冷華紅詩興多
林栖支道鶴池舞右軍鵝就石從高枕風光見永和

春山稍寓目愁慮頓銷磨日正華容麗風清鳥語和
詩吟綠竹案酒醉白雲窩莫是陶彭澤又從蓮社過
送靈隱法弟歸楚

高梁重送別萬里百華敷水脉分三峽風光動五湖
開帆羣鶴舞擲餌衆龍趨把臂復何處杖藜策越吳
寄昌言許居士

重晤復重別別來年復三祀親歸蜀北罵佛出荆南
經史懽翁博水雲笑我貪蒲團如可放清苦擬同甘
過巖峰山房贈恆一主人

偶到雨華齋雨華積滿階有人拈熟稻無樹折生柴

恬憺偏高致疎慵卻稱懷喜君知我意不事強安排

雨後訪興福二同上座

山聲何處來木葉頻頻打竹密怒驚濤檐高飛急瀉
濃雲滿榻生寒玉半牕灑今日客愁消幸逢知己者
贈不語禪人

煙邨香閣上野望自留人雨急江聲亂雲開樹色新
小橋攀二桺巨浪躍雙鱗卓錫依形勝幽栖龍虎馴
巴山雪夜

寒風何處起清夜度淪江折竹聲來枕壓松色上牕
推敲詩有興唱和曲無雙啓戶山童報天華散法幢

贈本然禪師復保壽

重開名勝蹟蜀北更無雙
艸闢縱橫徑燈明新舊牕
倦來驚暮鼓興至俯秋江
莫道規模大還應建法幢
黃金重布地祇樹影雙雙
霞過紅生幔月臨白上牕
涼風清梵閣靈籟瀉前江
一國稱高行清名勒石幢
登雲臺贈松雲素水二禪人

昔年歸故國無著與天親
共復古名勝樓臺一旦新
風高同市井念靜別囂塵
莫厭境喧寂超然自在身
天南辭艸榻蜀北掃雲臺
丞相標明諡使君賦越才
抱巖山色曲繞座水聲回歸去
語人曰登臨亦壯哉

住野春山石屏寺

亂峰曲徑入祇林長者年來重
布金池滿共看邀月
早臺高自許臥雲溪
野華暗刺時人眼幽鳥細談古
佛心怪石當機從踣跳點頭箇箇盡知音

示白雲雪穎禪人

避秦偶到白雲間又進雲溪山
外山數樹雨風搖客
思一天晴日破愁顏
烽煙戍火從他鬧峻壑幽巖任
我閒差別路頭俱坐斷無人過得摩訶關

示瑞峰新戒

三千八萬漫分科持犯繇來不較多
幾縷垢衣書七

佛半肩壞色攝羣魔酒臺醒眼醉神廟獵網藏身飽
肉鍋沒量大人行徑別返常合道益誦訛

贈健翁張護法雪中修法堂

香刹增修心志足規模大闢遺芳躅買園依地布黃
金砌石滿臺鋪白玉誠重惟懼供佛新勞輕不厭鳩
工促高敷倪座吼人天觸著爪牙皆中毒

與本源禪人山行賞雪

匪從人力匪天工寒入梅華瑞氣濃古木枝枝銀作
榦青山箇箇玉爲容易侵頭上眉兼髻莫辨巖邊竹
與松大地遙看皆一色翻然踏破露真蹤

寓金鳳山和己禪人韻

金鳳山中金鳳巢棲巢金鳳養金毛翼齊初翥雲生
彩風疾旋搏竹怒濤慣飲天池品自貴直舂霄漢氣
何豪乾坤鍾有文明運靈瑞相將出聖朝

懷破山老和尚

撥艸瞻風入楚西行藏未定復追隨馬駒竝轡力重
買獅子同聲威大施鐘擊轅門三峽動血流棧道數
書馳爐邊何日團圞話稍慰關山寤寐思

位旃林護法過訪次韻

巖居散誕絕安危飲客茶鐺就石支容易淵明於我

棋述

道真自詩集卷一

友等閑慧遠卻誰師泉聲送出松間緩日影斜穿竹
裏遲盡興徘徊忘去住何殊三笑度溪時
浪跡疎狂物外人巖亭寥廓任安身石幢濺玉非關
雨苔徑鋪華不是塵雲出洞前拖一片月依嶺外起
孤輪江干留別行還止兩岼清風動綠蘋

江陵旅中除夕警衆

風野寒溫一歲除年光新舊意何如梅經雪逼華先
放柳怯霜嚴葉未舒道業可成奚待緩人情不熟且
敘疎了明三十日來事慶快兒童嬉笑餘

冬日雪晴訪友

雪楊霜龕覓火頻紅輪初照已如春冰開綠沼懼魚
性風暖青霄翻鶴身柳綾斜垂疎亦媚梅華獨露澹
偏新一聯得意客愁解欲過長堤訪故人

南浦撥霞洞遣夏三首

碧巖千尺瀉飛泉一徑盤回上洞天白足高低踏怪
石烏藤旦夕撥孤煙松青溪上聯三友玉灑風中奏
七絃楓竈蘿龕人世遠瓊華敷座任安禪
水晶宮殿鎖瓊扉浩劫空壇古木肥繞榻香清蘭霧
起濺衣雨細瀑華飛苔淡文繡石枰老谷冷聲傳玉
磬微犬吠白雲鶴唳月蓬萊僊子可知歸

石穴泠泠細液流
僊人華下問源頭
煙霞五色襯瑤
艸風雨二聲戰
玉樓錫振巖阿
驚虎嘯鉢懸洞
口待龍遊琴臺
夜坐天光澹簾
卷溪山月挂鈎

復無欲熊居士來韻

艸閣新開碧岫前
層層岫色接青天
撫松度澗多琴
韻攀竹過巖兩
袖煙紫闕歸來
慵獻賦白雲高
臥喜迹禪幽懷
既有藤蘿約一
洗乾坤石上泉

復燦錦程居士來韻

行行偶到薜蘿庵
十里溪橋湘水南
豈止優婆塞四
衆人非人等許
同參石藏華圃
和雲買泉給茶
鑪帶

月檐何日與君重
一晤焚香揮塵話
煙嵐

與公井高孝廉山行坐桃華洞口

幽鳥啼華語未闌
莓苔曲徑接天關
石門淡鎖藤蘿
內玉液斜流詩
字間行撥彩霞
不問止坐邀明
月卻忘還相逢
未肯遲車馬唯
有先生伴我閒

復福昌護法幻幻黃居士來韻

獅牀豎拂現威儀
詢信端同繼善師
昔煜五燈無盡
燄今垂雙桂不
凋枝帝王勝蹟
凌諸剎龍象高
踪聚九遠重詠
先生先作賦才
情不讓母潛詩

初春過雲浦老宿別業

羅龕東近仲宣樓一圃攤書色相幽怪石竅中冰尚在奇華枝上葉新抽竹光晴雨老僧識墨跡澹濃太史留几席煌霞饒野趣媿無佳句共君酬

與溢天上座遊灩澦

水際未知幾許深狀如象馬不浮沉色隨雲日奪人目影漾風濤豁我襟爲砥衆流橫峽口欲超羣峭湧江心奇觀莫漫徒相負聊擬當年杜甫吟

巫峽與衆禪人夜汎

水光月色杳冥時汎汎輕舟任所之一出溪雲兩岫關重回急浪數峰移灘吞泉石響多亂巖挂星辰影

互隨夜半不知何處宿蛟龍共起復嫌遲

九青山房遣懷

佯狂笑傲孰稱豪莫大青山縱我曹拈韻五溪鳴石籟寫懷萬壑舞松濤雲鋪藥嶺牛眠暖月過華村犬吠高獨有庭前行樂處鋤煙種竹自勤勞
屋角煙雲接樹梢片泥飛燕挂新巢紅華亂落堪爲褥青蔓斜牽勝葦茅松韻狂時四壁起桂輪明處六牕交溪山萬籟皆吟詠古調現成不用敲

夜郎山寄素懷禪友

破衲枯藤住薜蘿風回萬彙氣初和猿聲出嶺顛狂

甚鳥語喧牕賣弄多瘦竹風前墜細葉老梅雪裏放
新柯寒暄幾度年華改泉石身心只恁麼

巴渝白巖寄君維余護法

偶來此處便爲家自笑逃禪學聚沙圃小還宜疎種
竹臺高尚欲早移華撥雲鳥共尋崑路弄月鹿同到
水涯瀟灑不知塵世事綠蘿白石枕紅霞

雪峨張護法邀遊黃鶴樓

覽勝共憑黃鶴樓樓空鶴去跡還留杖尋芳艸六年
撥笛奏落梅二月遊老樹參天標異棗古城夾岬蕩
虛舟煙嵐尚與人間接身世直疑在斗牛

書

上雙桂破山老和尚

自省覲後欲依宇水偷閒於初春時已入塗山守拙
豈知慈訓遙頒召歸繼席焚香捧讀喜懼兼生若論
雙桂代勞猶思退後樗櫟朽材難勝法門巨任惟上
天童掃堦正欲向前淵源嫡派各懷達孝溪思禹廟
崑邊拂袖欲等風馳龍門灝裏張帆思同電激但諸
護法相延尚待辭謝攜幾禪和共往祇爭勇行滿擬
夏末卽趨座前帝候江南動止消息本院住持體裁
皆盡心力恪遵典型肅此先復仰希鑒原

達聖瑞姚護法

先師道行蜀中惟高梁緣最熟知有夙因但他人
治世護持猶覺稍易大護法在亂世護持更覺爲難
況建大叢林豎大法幢名標不朽伊誰之力歟迄今
圓寂凡事所係尤重晏石禪師來敘大護法委屈衆
中祇勸安和如此心行可格佛祖龍天緬惟先師前
後語錄原欲下江南刻成全集此生前諄諄之遺命
祈大護法注意與衆執事酌議力爲主持蚤圓者則
公案豈一人感荷卽先師神明中溪爲之感荷天下
萬世人共爲之感荷也臨穎翹企不勝待命之至

像讚

出山相

肩褊袒腰繫裙半帶雪半帶雲鬚髮蒼古氣象不羣
走到人間難晦跡卽當號作釋迦文

布袋

街頭遊戲滿腔樂趣慣引兒童雜譁迴超佛祖常度
等箇人人不遇布袋打開誰解顧微微冷笑笑中刀
覲面鋒鋦太煞露

白衣大士

本無形段素以爲絢塵刹分身彈指皆徧跏趺怪石

巖前遊戲碧波水面繞座繞幢淡雲幾片無字無文
殘經半卷如有問動靜兩忘向什麼處與伊相見只
對他道亦不思惡亦不思善

達磨

一葦渡江九季面壁人覓安心卻令自覓覓之不得
求端的無孔鐵鎚便痛擊骨髓當頭拶出來至今授
受傳爲嫡

破山老和尚

或動或止或瞋或喜明辨龍蛇暗擒虎兇杲日中天
不倚迅雷轟地轟起抑揚大有全威縱奪初無定旨
無定旨難比擬火官頭上風車子

又

樵李開華蠶叢結果四海英豪咸承印可叟相逢痛
棒無情機下電光石火

淨明耆宿

年臘俱尊心神竝王面上恬愉胸中快暢鐵佛道場
復之如甥兒孫相承請讚供養呵呵非徒空事形儀
欲效逼真志向

佛事

挂板師云有聲非動無聲非靜動靜不生拍拍是令

標述

還月神廟詩錄卷之二

三

乃擊一下云諦聽諦聽

爲不遠禪人下火

老年行腳遭人毒手通身患病一向纏纖今日撞著
勝熱婆羅門與伊從頭截斷以火炬劃一劃云還委
悉麼燒得髑髏汁盡乾眼光爍破四天下

爲湛泉禪人下火

師舉起火炬云來是恁麼來去亦恁麼去攬下云來
去既無殊同歸大火聚咄若向者裏開隻眼盡大地
乾坤總是汝放身命處

爲若夢侍僧下火

擔囊負鉢勤參苦學打不歇手罵不歇口十載追隨
一朝別離臨行主張渾不著忙去來與麼鼓掌呵呵
以火炬攬下云老僧特地助一把火燒得汝赤灑灑
淨裸裸東土西天無可不可

南浦首四譚護法遷巴渝卒於渝之康邨師至靈前
輓曰濟北宗風末世彰千鈞才力屬金湯讀經依案
諸根靜請佛拈華一語香太白巖前聞道久古巴城
外轉身忙法門此後何人護感慨忍禁淚兩行

達吾宋居士塋父於凌雲山側請師說法師至極前
垂語云昔時未面今卻相送秋色淒清悲風遠動布

德有年頌德彌衆生死二途來去如夢棒頭指歸直
下知痛乃以拄杖畫一圓相喝一喝復卓拄杖云堆
頭添土證據宋公者裏安

身重

爲獻珩耆宿下火

渝州與荊州兩地莫能留身世回頭看儼然一海漚
以火炬攏下喝一喝云優游物外乾坤廓無位真人
六不收

原籍山西今寓蜀東重慶府巴縣事
第六卷

玉泉道人張國賢識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嘉興府楞嚴藏經坊存板

